灵魂深处的歌唱

许礼荣

张广洲的《内心的火焰》出版之际，他托我为他作一评论。读了他的作品后，深感这本诗集是他灵魂深处的歌唱，是内心情感的流露，是心灵真实的描述。

与张广洲相识甚早，他曾在舒城中学教英语，作为文学爱好者，我们通过网络，通过文字交流、品鉴、学习、提高，渐渐熟悉。被他优美的文字、清新的文笔所吸引，我也从中寻觅着创作灵感。

波德莱尔说过："诗歌不可能有实验室自身以外的其他目的，唯有那种单纯为了写诗的快乐而写出来的诗，才会那样伟大、那样高贵、那样真正地无愧于诗的名称。"张广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诗，在诗中歌物咏志的。

这部作品集共分四辑，是他不同时段、不同经历的诗意写照。作者通过"情诗三十三夜"和散文诗叙写了不同阶段的情感体验和感悟，蕴含着特别的爱的寓意。"故园十三首"实为故土之恋，讴歌对故乡的眷念和守望。"灵魂十五帖"实为心灵之约15首，补充大量的散文诗。他在朴素与圣洁中，找到自己心灵的一片净土。不难发现，张广洲以诗寄情，是爱情，是故土情，是灵魂的诗歌之旅，是青春的激情飞扬。

解读诗歌是需要内心真实的抵达。歌德曾说过"不容易找到一个跟他感受着世界的人，不容易找到一个说出他内心的感觉，并且比他更高度地引导读者意识到世界的人。"现在就以这样的内心抵达他的作品，然后再去引导和感受。

在《梦里花开》诗中他写道："我冰冷的手指/错过你洁白的花期/错过你落英缤纷的夜晚/错过千年的缘/指尖的温度/无法点燃一个亮丽的季节/季节之外、春色覆盖住/梦境生命的轮回/在回眸的瞬间错过/注定爱情的痛、回忆的伤/无药可医/梦里花开/为我绽放的容颜/在暮色里苍老、凋零、消失芬芳或者哭泣。"其实，爱情是真实的，是可以触摸和感觉的，但作者以"梦"绽放爱情之花，把所经历的爱情之痛虚拟在一场梦里。他对曾经的一次爱情是刻骨铭心的，正如他最后写道"那一季流泪的花期，瞬间即永恒！"即使是稍纵即逝，在他的内心也是永恒的。他一颗纯真的爱之心，是无法复制的，我们只有体验他情感中的那一份执着。

故乡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是高贵的，可亲的。故乡在每一位游子的心中都是神圣的，不可替代的。在《灵魂深处的故乡》这首诗中，他抒发了故土给予了他生命，也给予了他生命的方向，同时也给予了他温暖。虽然张广洲老师身在他乡，唯有故乡让他一直无比眷念，心存感恩。

故乡，让他思念的不仅仅是故土的情结，还有父母更让他日夜思念。张广洲在《写给母亲的诗》中写到："母爱的温度/可以让我抵御世间所有的风寒。"母亲让他漂泊之心得到了温暖，得到一种心灵的慰藉。让他更为思念的是"我一直行走在你的怀里/我一直行走在你的心里/你日夜浮动的身影/是我一生都梦不完的禁区。"他把对母亲的思念寄托于诗中，又在诗中作灵魂的忏悔，是母爱让他得以抵御世间所有的风寒。

在张广洲的眼里，父爱是慈祥的，也是伟大的。《写给父亲的诗》中，他写到："你豆大的汗珠，自天而降/打湿我涩涩的眼眶/成为一滴咸涩温热的泪水/我巨大的泪珠开始滑落/与你的汗水一起/深入黑色的温暖的大地。"他的父亲是一位农民工，在工地上日夜劳作，在他的眼里，给予他的爱却是沉静而细腻的。父亲朴素的愿景就是儿子考上大学，找到好的工作，在实现过程中，张广洲感受到父亲的爱是那么平凡，但又是伟大的。

四季轮回，每个季节都是美好的。张广洲把灵魂寄托于山水，寄托于春夏秋冬，他审视内心，一切都是归于寻找一处宁静的处所，得以安心。在《隐藏》诗中，他写到："我的灵魂/隐藏在一朵花的芬芳里/隐藏在一颗果实的甜蜜里/隐藏在一份乡愁的温暖里/隐藏在一个人的纯真情感里/无声无息，无边无际。"自我回归的栖息，让他找到一处处可以安身的处所，是灵魂的解脱，是回归宁静。

最值得怀念的是他的青春时光，他在第四辑作品中这样写到："青春/人生中最美的年华/充满奋斗的悲与喜/饱含跋涉的苦与甜/稚嫩的梦想/不灭的激情/轻盈的梦幻/不落的明灯。"他以诗阐述青春的散板，其散文诗抒发对青春的留恋，对岁月的感怀。让我们走进他的《点亮心灯》，去感受作者内心的跌宕起伏，青春的追梦脚步——

点亮心灯，点燃心中的梦；点亮心灯，照亮前方的路。不管经历多少风霜雪雨，不管跋涉多少高山低地，心中有明灯，我们终会走出这方天地，抵达成功的彼岸。

风帆，挂上桅杆才显伟岸；心灯，闪耀心中才显灿烂。微笑着面对明天，明天亦会给你一个明媚的笑容。点亮心中的灯，照亮你我的前程。

无论是爱情中的虚构和真实，还是故乡情中的母爱和父爱；无论是灵魂找到了栖息地，还是青春激情飞扬，张广洲内心的火焰，是灵魂深处他永恒地在岁月中歌唱。

荒沙变绿洲的"双向奔赴"

沈友伟

近日，一则跨越二十六年的重逢新闻，让无数人为之动容。扎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的治沙英雄殷玉珍，执着寻找26年前为她治沙事业捐资助力的美国友人"赛考斯"。在媒体的多方努力下，这位美国友人终于被成功找到。视频画面中，两位故人跨越山海再度相见，紧紧相拥、热泪盈眶，真挚动人的画面直击人心，诠释出跨越国界的珍贵情谊。

故事要从1985年讲起。那年，殷玉珍嫁到内蒙古乌审旗，毛乌素沙漠腹地。婚房是一个半埋在沙中的"地窨子"，风沙一起，黄沙封门。她卖掉家中唯一一只羊，换来树苗，攥紧钢钎，咬牙立誓："宁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风沙欺负死！"从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以血肉之躯，在沙海中一寸寸挤出绿色。1999年，殷玉珍的治沙事迹被媒体报道，深深打动了远在河南洛阳任教的"赛考斯"。他奔走两个月，筹集了5000美元善款，捐给这位素未谋面的中国农村妇女。次年春天，"赛考斯"专程赶到内蒙古乌审旗，与殷玉珍一同植树。此后，两人失去联系。

时隔多年，为什么殷玉珍一直对"赛考斯"念念不忘？殷玉珍说："我从1985年'嫁'给沙漠，直到1999年，我已栽4万多亩的林木，但是我很少能见到人。突然在毛乌素沙漠来了一个美国人，又给了这么一大笔钱，让我种更多的树，也治更多的沙，一下子打动了我的心。所以当时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我绝对还你一片森林。'"时光不负坚守，岁月终结硕果。二十六载寒暑更迭、初心不改，当年5000美元购置的树苗，如今已茁壮成长为5万余棵林木；曾经黄沙漫天、寸草难生的7万亩荒漠，蜕变为层层叠叠、绿意盎然的林海。2026年8月24日，当"赛考斯"站在这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林地里，望着满目青翠，他感慨道："她向我证明了，中国文化、中国人民是信守承诺的。"

5000美元，是大洋彼岸的慷慨驰援，是跨越国界的笃定信任，是对守护地球家园共同理想的深情践行；7万亩林海，是大漠治沙人的躬身实干，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付出，是一诺千金的家国担当。善意无国界、信任跨山海，一份跨越岁月的约定，让异国温情扎根荒漠，让平凡坚守绽放荣光。

二十六载光阴流转，很多事都变了，戈壁荒漠蜕变为莽莽林海，两位意气风发的中年人也悄然步入暮年；但很多事也没有变，纯粹的善意、真挚的情谊，两人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好家园的共同理想从未改变。

"赛考斯"当年的捐赠，殷玉珍记了26年，她将那批小树苗悉心抚育成成片树林，盼着他回来看看，这是属于中国人的重信守诺、知恩图报。由此联想开来，"赛考斯"并不是第一位被中国人铭记的外国友人。抗战烽火之中，白求恩置手术台于炮火之侧，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太行山；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让世界看见苍茫大地上理想与信仰的火光；马海德扎根华夏大地，以医者之躯毕生投身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岁月流转，山河变迁，我们依旧深深感念他们的赤诚与奉献。

中华民族素来信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把感念善意、铭记恩情奉为立身美德，这份对善意的珍视，也沉淀为我们待人处世的民族底色，既体现在民间朴素的信义坚守里，也彰显于国家对外交往的格局之中。懂得感念善意、信守彼此托付，这份刻在民族骨血里的温度与担当，正是中国赢得世界尊重的深层缘由。

这场跨越山海、跨越时光的双向奔赴，正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相知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缩影。民间的相知相遇，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愿这份跨越岁月的情谊代代相传，各国人民以善意互暖，以担当同行，携手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一幅红梅画

汪承宏

望着一楼墙上挂得这幅题名"铁骨寒香"的红梅画，我便想到了汪多禄先生。他是霍邱县城关人氏，高高的个子稍显清瘦、飘逸。穿着随性，也没什么讲究。低调却不木讷，智慧却不显山露水。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他是第一届考上安徽大学的，正宗的科班出身。

这幅画是先生从我们这条街搬家临走时赠送与我的。一晃快有二三年了。当时先生赠送我时，眼神里写满了温情，满脸带着微笑。他对我说，这幅画是他前两年疫情期间，心里闷时画的。先生望着我开心地笑着，压低声音轻轻地说："我本想留着纪念的，那天我发现你很喜欢这幅画，算你和它有缘。今天就依送给你的这个日子，题个字、签上名，算是作个纪念吧！"

我真得很喜欢先生创作的这幅画，自从我把它装裱后挂在这墙上，平时有意无意地总爱盯着画看。

先生画这幅画没有多余的铺陈，浓墨砸下去，就很有气势，他用饱满的笔墨把老梅的主干勾勒了出来。这树画得活灵活现的，一下子能填满您的双眼，就像真得一样。我还会欣喜地感觉到，这树就像在身边某个角落里窜出来的，厚重又苍老。皴裂的树皮里藏着岁月的风雨和雪霜，枝桠如铁爪般往空白的宣纸深处探去，微微地上扬着。红彤彤的梅花在枝头开得正艳、正浓，反倒为满屋增添了生机和喜庆。

如果细心地欣赏，就会发现这梅花和嫩枝也是有明、有暗的。明花艳如丹砂、灿如火焰，鲜活又动人。点点暗花在暗枝的陪衬下，又好像是纤纤的女子，盈盈的、婉约含蓄又恰到好处。假如没有这些暗花的陪衬，我想这些光彩夺目的红梅就会显得单薄稀疏，也就烘托不出这样神奇的效果。说繁不见繁、说稀不见稀，缺一都会逊色，有种富态大气、超凡脱俗的韵味。感叹"明花真入眼，暗花真入心"。

假如再细心地看起来，这幅画还有很多的克制和留白。没有闻到花香，却看到了花香。不信？你看那几只喜鹊正在向花浓处、花深处赶来呢！这幅画让你没有望到满天风雪和瘦水山寒，却也能感受到梅花凌寒傲雪的坚韧气节、高洁不屈的人格风骨。不然从古到今，怎么会有那么多文人墨客倾倒在梅花的石榴裙下而陶醉呢！

这哪里是一幅单纯的赠画呢？分明是汪多禄先生把人世间最美的、最珍贵、最高尚的东西赐予我了！好久没看到先生了，期待着与您再次相见。

有龙有凤的好地方

金从华

凤阳是一个能让人不断滋生想象的地方。

初到凤阳，便想起这里出了个朱皇帝，自然也就想到了十年九荒的往事；再到凤阳，变了模样，便想起了小岗，自然也就想到了那十八颗红手印。而这次到凤阳，目之所及，焕然一新，我偏偏想起两个得道的高人：庄子和惠子。

其实，我也是个爱较真的人，躺在桐栖酒店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个蒙城人和一个商丘人要跑到淮河南岸的凤阳，来一通"濠梁之辩"的逻辑交锋呢？

参观临淮关古渡口时，来了灵感。我想到了《晏子春秋》中"橘化为枳"的故事。齐国大臣晏子出使楚国，楚王为了羞辱晏子，故意在他与晏子谈话时，让衙役押一个犯人路过现场。楚王问，押的是什么人？衙役回，是齐国的一个小偷。楚王坏笑地问晏子，你们齐国人都爱做贼吗？晏子避实就虚地说，我听说橘生淮南则为橘，而生淮北则为枳，我们齐国人在齐国不偷，怎么到了楚国就偷了呢？这难道不是你们的风水问题吗？结果让楚王弄得个自讨没趣。

这事若是换作别人，也就认栽了，可楚王偏偏遇上了晏子这个硬茬。晏子是谁？他是齐国的三朝元老，辅政五十多年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虽个头不大，可浓缩的都是精华。用现在的话说，晏子也是个实实在在的杠精。

也许，源于凤阳这个地方的水土，不然庄子、惠子这对"闺蜜"怎么可能在濠水之上让凤阳人看笑话呢？也不知是庄子成就了惠子，还是惠子成就庄子，也不知是濠水成就了庄子、惠子，抑或是庄子、惠子成就了凤阳。

其实，抬杠就是不服输、敢较真。庄子们是，重八们是，严金昌们也是。而这种不信邪、敢改命的倔强精神，在凤阳大地上早已展现得淋漓尽致。

抬杠也不是什么坏事，有道是，灯不挑不亮，理不辩不明。濠梁之辩，看似名家赢了，其实真正不输的还是道家；洪武逆袭，表面上是替天行道，实则改写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十八个红手印"看似冒险，其实是契合了当时的国情，所以成为一面旗帜。

在凤阳小居四日，皮囊内外清洗了一遍，大脑内层换了一遭。也可能是"橘逾淮为枳"了，自己竟然被"凤阳"了一回。走在中都午门，忽然有了抬杠的冲动。我问开理兄："凤阳明明出了真龙，却为什么叫凤阳呢？"开理兄笑而不答，让我自己细品。

凤阳历史上叫过很多名字，直到明洪武八年(1375年)，才将临淮县改成了凤阳，之所以取名凤阳，是因境内有座凤凰山。想那朱皇帝金口玉言，改地名如改年号一般，自然是讲究阴阳平衡、天地互补的，龙兴之地，再加凤衔如意，这就叫龙凤呈祥。

大明之初，幸亏有个"千古贤后"马皇后，她对朱家天下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按朱重八的爆脾气，还真有夭折的风险。当然，这也不仅仅是男女搭配、工作不累那么简单的，其中的奥妙不言而喻。

凤阳位居淮河平原，有淮水却无高山，有道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能出龙出凤的地方，就是好山好水。凤阳的山，如凤凰山、灵山、韭山、木屐山、三峰山、香炉峰等都是丘陵，既然能出真龙，那山沟里飞出金凤凰也就顺理成章了。

凤阳花鼓是凤阳的一大景观，也是国家级非遗，以女性传承人孙凤城等为代表的凤阳花鼓艺术团，其代表作淮河大鼓《学党史，跟党走》、安徽大鼓《两头忙》、原生态花鼓小锣《新凤阳花鼓》及鲜花调等等，为宣传凤阳、促进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把这个平民艺术推向了顶峰。艺术团一百多名演员，不就是一百多只欢唱翱翔的凤凰吗？

短短的几天采风活动，凤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济社会已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在花园里，神游山水间。仔细想想，此也无它，正是这片土地上滋养了一代代、一群群敢为人先、敢于较真的凤阳儿女，才有了一次次的新生涅槃。

特别是这次采风，让我们见识了真正的风采。为采风团亲自授旗的女县委书记，启动仪式上精彩致辞的女县委宣传部部长，在"皇"桃采摘季上激情演讲的小溪河镇女党委书记，黄湾乡真情讲述崛起故事的95后女乡长，以及各景点声情并茂的女讲解员……一群展翅高飞的凤凰，诠释着新时代的"濠梁观鱼"。

凤阳，这个龙兴之地，而今又赢得了群凤还巢。我不得不说，凤阳是个好地方。

雾揽天堂寨

彭邑生

天堂寨的名字，于我而言并不陌生。三十多年前，我就从广播里听闻大别山深处这处胜境，峰峦巍峨，飞瀑流泉，那份藏在大山之中的秀美，便长久留在记忆深处。心里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够亲身前往，一睹它的真容。2026年盛夏，我终于得偿所愿，奔赴向往已久的天堂寨。

都说山里的天气如同孩童的脸，说变就变。来到天堂寨景区，在游客中心坐上观光车，山脚下还是日光明媚，绿树铺展，暑气蒸腾，一派盛夏景象。车子盘旋向上，一路林木葱茏，清风徐徐，稍稍驱散了夏日的燥热。待到换乘索道，吊厢缓缓抬升，视野豁然打开。隔着玻璃窗向外望去，数道壮阔的瀑布自高高的山崖奔泻而下，飞流撞击山石，溅起白茫茫的水雾，在翠色山林间格外醒目。一瀑接着一瀑，层层跌落，水声隐隐传来。国家五A级风景区果然名不虚传，满目皆是浓得化不开的绿意，莽莽林海，峰谷纵横，处处皆是入画风光。

索道越往上行，云层渐渐聚拢。刚刚还是清朗的山色，转瞬之间，大雾从山谷间升腾漫卷。走出索道上站，眼前已是白茫茫一片，雾气缠绕在峰林之间，远山近石半遮半掩。同行有人略带遗憾，觉得大雾遮挡视线，看不到远山全貌。而我却另有一番心境，山水之妙，晴有晴的明媚，雾有雾的含蓄，云雾之中游览天堂寨，何尝不是另一种难得的际遇？

沿着山顶步道缓步前行，雾气在身边流动，时而薄如轻纱，时而浓似烟岚。高大的黄山松挺立崖边，松枝被云雾浸润，愈发苍翠。山风掠过，云雾缓缓游走，一座座奇石山峰，便在聚散之间次第显露出来。

将军岩最先映入眼帘。一块巨大山石矗立山巅，天然生成威武的将军面容，鼻梁高挺，神态刚毅，一身凛然气度。听导游介绍，这块奇石，一面朝向湖北红安，一面对着安徽金寨，皖鄂两地遥遥相望。我站在雾中端详，云雾时而漫过岩顶，把将军的轮廓隐去，一阵风过，雾霭散开，威武的形象又清晰浮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叫人不由得连连称奇。

不远处便是白象戏水。巨大岩石如同一头巨象，俯身低头，仿佛正在幽谷之中饮水。浓雾缭绕在象身四周，好似水面腾起的水汽，惟妙惟肖，情景交融。往前走，马头峰拔地而起，山石酷似昂首扬鬃的骏马，雄姿勃发，在云雾里若隐若现，平添几分豪迈。最动人的要数情侣峰，两座山峰紧紧相依，宛若一对恋人深情相拥，千年伫立在高山之上。虽是雾锁群峰，看不清全部细节，但相依相偎的轮廓依旧分明，让人感叹山河有情，造化神奇。

这里正是皖鄂交界之地，一脚踏两省，放眼望江淮。天堂寨横亘金寨与湖北罗田之间，是长江淮河的分水岭。晴日里站在这里，可以眺望两省千里河山。今日大雾弥漫，远方的大地隐于云海之下，不见阡陌村镇，却也别有韵味。耳边听不到市井喧嚣，只有林间风声，还有隐约传来的瀑水轰鸣。湿润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深吸一口，满心都是草木与山林的气息，盛夏的暑热，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

行走在雾中的山巅，我忽然觉得，看山水不一定非要看得清清楚楚。云雾给群山蒙上一层朦胧，留给人想象的空间。那些奇峰怪石，时而显露，时而躲藏，每一次雾开一瞬的遇见，都带着意外的欢喜。游人三三两两，穿行在栈道之上，笑语散落林间，大家都慢慢适应了这份雾中独有的景致，不再执着于一览无余。

山雾来去不定，时而轻薄，我们可以看见近处的奇松怪石；忽而浓雾涌来，几步之外便景物模糊。脚下石阶湿润，两旁草木青翠欲滴，枝叶上挂着细碎水珠，伸手触碰，凉意沁人。原始森林苍苍莽莽，千百种林木在这里生长，遮天蔽日，守护着这片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

下山回望，天堂寨依旧笼罩在袅袅云雾之中，峰峦半隐，飞瀑藏于林海。这次雾中游历，让我读懂山水的另一种美。世间风物，不必强求圆满，遇见即是缘分。

史河唱晚

刘杰连

原以为史河的晚霞与渔舟已是难得景致，不曾想，一场突如其来的河面大雾，成了我抵达金寨梅山最难忘的相遇。

此番培训赴金寨现地教学，住处离史河不远。史河古称决水，是梅山的母亲河。河水自大别山深处奔涌而出，常年流淌，滋养皖西两岸民众。

黄昏时分，我沿着史河东岸缓步而行。霞光铺满天际，金光洒向河面与远山。驻足沉思，回味培训授课的点滴，一叶小舟从远处慢慢漂来。渔人摇着桨橹靠近水岸，从容拿出丝网，沿着水边布下。我随口说道："师傅，网靠岸太近，不容易捕到大鱼。"渔人手上不停，笑着答道："我只求捕些小鱼，捕着玩罢了。"看着他忙碌的身影，我拿出手机定格晚霞、孤舟与流水。这幅朴素的河畔画面，深深留进心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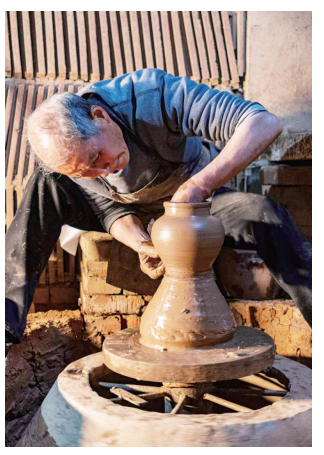
我习惯夜里出门走走，借着独行梳理一日见闻，沉淀心绪，不少想要写下的想法，往往就在漫步中慢慢成型。刚过晚八点，完成培训作业，我走出住所，来到史河堤岸。抬眼望向河面，心中一阵震撼。往日登山时常遇见云海，不曾料到河边也能看见如此浩渺的雾色。白雾自河面悠悠升起，笼罩整条河道，朦朦胧胧，恍若梦境。

兴致起了，我从梅南路桥动身，沿着金江大道向南走。走出五六百米，一座新建跨河大桥横卧河面。桥身灯带绵延，夜色里流光浮动。我在雾气与灯火之间来回踱步，湿润晚风扑面而来，此刻才真切体会到古人笔下烟波浩渺的意境。两岸灯火倒映在雾蒙蒙的水面，随着波纹轻轻晃动，格外耐看。

走上这座宛如金丝带的新桥，四处观望，却找不到桥名。不远处有不少游客拍照，我上前询问，大家都说第一次来金寨，并不知晓桥的名字。我便不再打听。有名固然清晰，无名亦有自在。大桥静静横跨河面，日复一日供行人车辆通行，自有它的价值。同行游人闲聊，入秋后昼夜温差变大，河水降温慢，水汽向上凝结，才有了这漫天河雾，都是自然使然。

夜色渐浓，河面薄雾轻轻飘荡。一天两次与史河相见，黄昏有晚霞渔舟，入夜有雾影灯火。这般不期而遇，何尝不是一场美好的相逢？置身此间，心生感慨，久久难以平静，至凌晨一点仍未入眠。期待天亮，又能见到不一样的史河，令人心生惊喜的史河。

古法制陶 活化传承



金安区施桥传统粗陶制作技艺流传于六安市金安区施桥镇及周边区域，是皖西地区珍贵的民间传统手工技艺。该技艺源于本地民间生产需求，历经多代匠人传承，以本地黏土为原料，完整保留练泥、手工拉坯、修坯、施釉、阴干、烧窑全套传统工序。

金辉陶瓷厂作为本地为数不多仍坚持完整古法生产的作坊，保存生产场地、传统工具，现有一批熟稔全套工序的老手艺人，持续开展粗陶生产，活态传承这门乡土技艺。

相关人士建议将施桥传统粗陶制作技艺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一步做好匠人保护、技艺记录、传承展示，让这门扎根乡土的老手艺能够延续发展。 张勇 文/图